







刻毅齋查先生闡道集卷九

前廣西副使涇毅齋查鐸著



門人同邑蕭彥

鄭彥校閱

文類

明郡庠生確齋謝公墓誌銘

往余得接謝一墩先生於僊源相對無支語而退有餘思心竊慕之今年外弟崔生來盛稱庠師謝君之賢知其必一墩族也無何因崔生持其大父確山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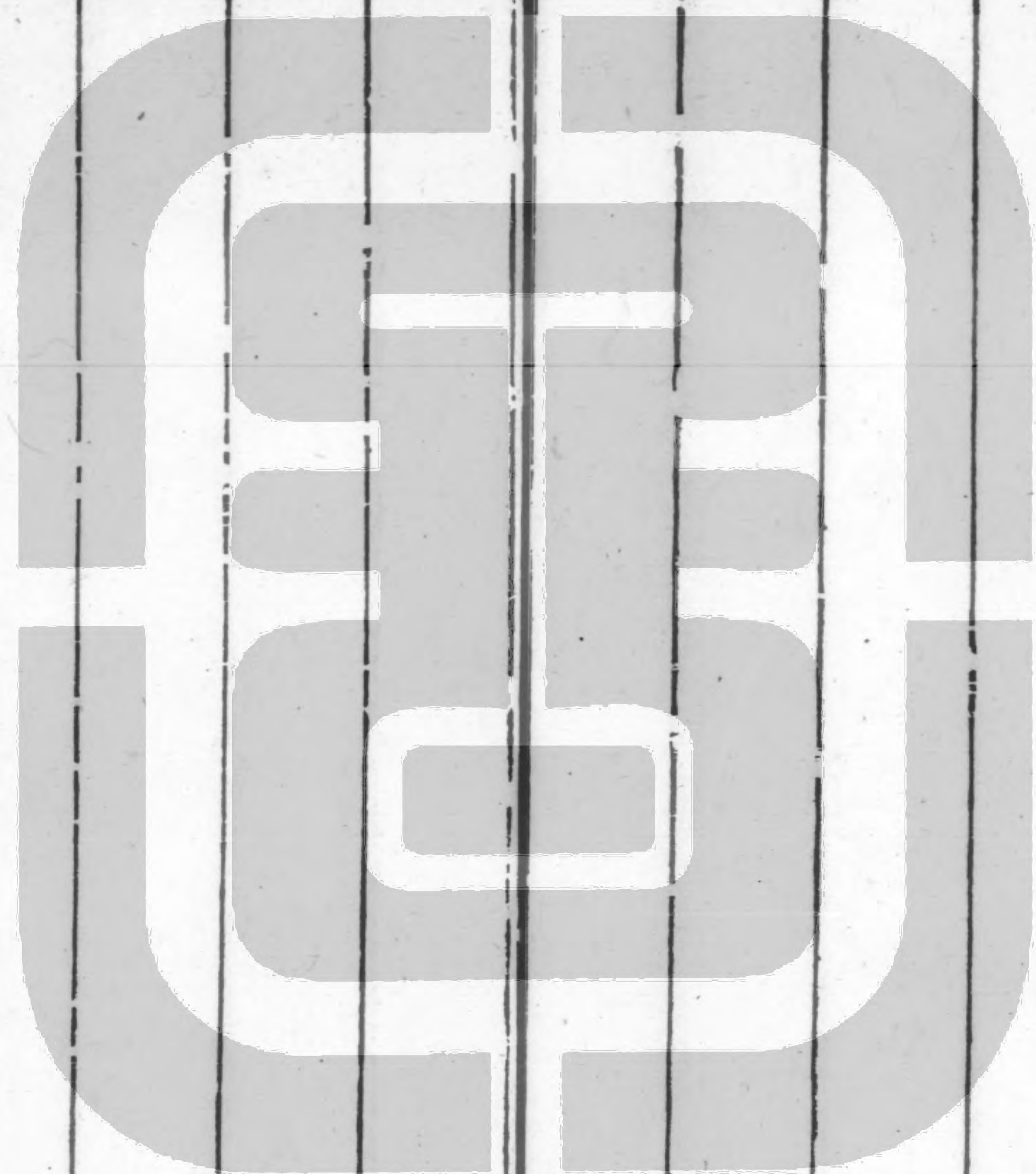
生狀授簡於余曰先大父平生篤行好脩願生未顯庸於明時沒未附名於郡誌不肖復碌碌無能顯揚今於某年月日將卜兆於某山之陽敢徵惠一言以托諸不朽余閱之則知與一墩為同族友與西山謝公二人者竝重儒林余雖未接公然見其友與其孫矣敢以不文辭敬拜受狀為次其言按狀先生名侃字元直別號確齋系出南塘始祖曰銓由光祿銀青大夫金吾將軍隱居初之南大願歷五世曰祺復遷今之南街九世曰璉由龔州助教受業紫陽之門人

以道學名家高祖曰莊莊生天與與生和竝有隱德和生玘字文潤是為公父食廩邑庠學行尤著母汪氏有賢操公生而醇篤志不耽他伎惟日事誦讀自童時迄如巨人九歲喪母次年復喪父雖罹家艱誦讀不輟博習詩書及諸子史尤專治春秋屬文爾雅西山公每致殷望會邑令校童儒以公為首選上之督學使者復居首得應試試歸得補弟子員公不顧就及再應試不遇乃強就籍公雖習舉子業尤究心理學動以聖賢為師痛父母繼歿不得盡孝養善事



繼母母夫明性甚躁公委曲左右卒得其懽心及歿遂謝弟子籍歸曰吾不得行於天下猶可施之家居常惟著書講學猶喜玩易學者多師事之日闡明正學措之實行一切玄談不挂齒頰間事二兄惟謹伯兄卒撫其子若已出嫂氏欲析居公不能止聽戚屬分之既久嫂氏惑於形家謂所居不吉欲易之衆有難詞公曰伯兄不祿僅有遺孤既不吉吾可自當竟易之嘉靖己未從子鎰舉進士公喜曰光吾祖者此子也及令歷城遺書勉之曰令最親民爾得行其志







當何如耶適外第某持其狀詣曰先大夫之逝久

今將安厝於興坑之陽願不肖碌碌不能表揚先德

君與先大夫舅甥也知先大夫無如君者願徼一言

以垂永久嗟嗟吾安忍言然藉此以寄悠悠之思則

又安忍無言按狀舅氏諱錦字中美號蓮塘其先出

唐崔群公後至宋壽乙公者始遷居太平之堤坦生

融和二公融居宅東和居宅西公融東派也數傳至

某生某某生璠為公之祖璠生虎為公之父予外祖

也世植善根俱潛德弗試識者謂必有餘慶迨公生



而穎異當蒙養時讀書即能解大義然迫於家窶年  
十八始就外傳習舉子業二十補邑弟子負每試輒  
高等尋補廩始從南峰趙君游君器之侍御筆山公  
公族叔也時居方氏南峰與語曰子之族又有人矣  
筆山閱其文大竒之因令受業門下筆山學冠多士  
信從者衆公為文獨超等輩尤長於古論壬午同應  
南畿鄉試筆山先捷公益淬勵期繼其躅某年外祖  
母故余時髫年往吊同居喪次者二月餘公朝夕哭  
奠盡禮如生時時行選貢例每郡邑起六人拔其尤  
者以應公方服闋文宗規條凡廩生起服必面試公  
因附六人之末同試見其論獨超衆因取應貢入太  
學得徧交海內名士文思日進逾年以詩中應天府  
鄉試四十五名因主司策目觸上怒南畿一榜俱  
不得與會試衆皆怏然公獨自信無恙俄而上怒  
解許會試如例辛丑甲辰兩赴春官不第以親老就  
選部試第一授汝州牧汝直隸中州所屬四縣其體  
統行事悉如郡公為政精明平恕每兩造至庭推得  
其情必惓惓化導令其省改不事繁苛在汝凡六年



民奸吏弊多所洞悉然藏而後發不以摘伏為能汝  
民稱饒裕公惟以儉約率屬凡自奉及過客供應悉  
從簡朴尤長于識人每試多士品題咸服其心丙午  
當中州秋試公與場事所收錄多名士若今大宗伯  
沈龍江鯉都察院辛慎軒自脩皆其首錄也然以不  
能善事上官與成謝事歸時外祖猶康強公得承懽  
膝下凡幾年而外祖逝其居喪盡禮一如喪母時居  
家蔬食淡飯菖中此意瀟然如儒生時絕不與外事  
日惟課子讀書及族之一者多所造就次子

有家奴之死黠者媒致於縣時令以盛氣陵人索之  
甚急事達操院知其誑誤竟釋之操院蓋公同年古  
泉盛公也微時貧不能舉喪過汝公賻之甚厚不責  
其償盛感之士夫中有含令者欲藉以中傷公曰安  
得以私忿而指摘父母官乎令知之自愧悔人亦服  
公為長者云隆慶某年月日以疾終年七十有三先  
娶汪氏有幹理才生男三人廷京廷嵩廷策京娶某  
氏生子某女某嵩以邑庠生入太學娶李氏生子某  
女某策故娶周氏無嗣先是甲辰將赴南宮夢建坊



上有聯云春雪重重映洞門一枝花對狀元郎人期  
其必第適至京汪氏以產故謁選得首領汝州牧在  
京續娶正陽門李氏女婉孌柔嘉若素閑母訓者洞  
門春雪花對狀元之夢俱驗矣李氏既歸公克盡婦  
道事多匡其不逮及公故家政多所主持綜理有方  
待人以禮遇事關大體者必挺身爭之不少讓有丈  
夫風崔氏稱賢能婦者必歸焉生二子廷試廷對卓  
自樹立俱補邑弟子負試娶某氏生子某某娶某氏  
某氏女一聘某氏對娶某氏生子某女聘某氏而試  
之二子俱補邑弟子負孫十二人重孫六人嗣續日  
蕃人以為厚德之報云萬曆戊子安厝於本地之興  
坑某山某向公中汪氏左虛右以俟後予既為之誌  
且為之銘銘曰古云積善慶衍無疆也生此碩人厥  
德孔臧也策名天府載錫之光也領彼名邦厥譽孔  
彰也亦有賢助維家之祥也以嗣以續奕世其昌也  
興坑之陽山高水長也百歲之後同歸斯藏也載以  
貞珉其永無傷也

太學生王廷楠墓誌銘



嗟嗟此吾友維材之墓

尚忍言耶  
余自學道

日求友於四方見

世之知學者患無資有資者患無志有志者患無成以君之資之志洵有成者而遽遊邪君名楠字維材別號台峰出瑯琊王裒世居邑之城東曾祖德輝祖範之俱潛德弗試父涵號僊里任吉安別駕母汪氏君生而穎異自幼莊重不類群兒髫年從余於水西習舉子業屬文輒有奇思超流輩嘉靖辛酉補邑庠生郡侯羅公試首多士書登雲初步四字嘉之壬戌別駕君隆禮聘今相君穎陽許公與余同習于台山許公深器之君忠信篤於孝弟別駕君性毅執事必據理君先意承志事之維謹每得其懽心母夫人一日抱疾甚君虔禱請以身代遂獲康與弟庠生維慎家庭相師友時時以道義相勉別駕君欲立祠祠其先因宦不果君續成之萬曆壬午歲大歉效古煮粥澆有所活嘗被盜獲原贓不及十之二三有司重拷掠之君曰法止於是而重之非所願也寬之余家常延訓子姓舉業外常提撥人心且情義周洽子姪至今不忍離其左右據其所行皆與道近獨屢試不遇



未免疲神舉業已卯因入試致思損氣歸感奇疾曰  
吾性中原有至貴何疲神書冊遂屏去一切俗緣惟  
究性命每余至其家必款留侍問有疑輒書諸簡皆  
切性情曾書數條質余未及亥子中間之說曰此學  
問真消息吾人真受用也欲詳示端的津津然意漸  
入微又嘗效太冲托二程故事詳書致懇以二子文  
點文衡托余曰但得二嗣與聞此學舉業其餘也其  
志向如此別駕居吉安既久欲迎其夫人君愀然謂  
第曰吾安忍白髮母獨涉千里風濤之險乎寧以弱  
軀隨居數月以家嗣將娶告歸未幾復欲親往親友  
皆難之曰吾來時母病重念兒病更切得慰倚間即  
冒險勿恤也抱病往來長江者凡數次迨歸則神氣  
日耗謝事靜養莊居然已不可為矣忽晨起櫛沐語  
其弟與諸子曰吾氣不能支矣遂卒時萬曆丁亥四  
月十二日也距生嘉靖丁未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四  
十一配趙斷事東臯長女生二子文點次文衡皆聰  
明俊偉可終父志女三別駕君一日肅幣詣予哀告  
曰兒不率先生之教致殞天年固數也吾母唐氏素



性端恪備諸善行兒實似之今吾母卜厝於北亭之  
阡以吾兒附焉其性相似其靈相依夙緣也願先生  
一言以垂永久嗟嗟以維材之資之志竟不少假以  
壽吾不忍言又寧忍無言因詳其行而系之銘銘曰  
猗與哲人金相玉質孝友忠信允矣天植發於文章  
直中藪率屢試不偶忽遘奇疾刊落浮華究心學的  
默脩靜証朝虔夕惕假以歲月庶幾有得胡旻不吊  
竟化倏忽死生旦暮總屬過迹旣種靈根幽明如一  
台鼎之隴山廻水選用妥厥靈祖妣之側於萬斯年  
永永無斁

處士李劉二公交情傳

李公名本堅字文厚別號五峯劉公名德相字文斗  
別號西村皆楚之麻城人五峰生而剛直性嚴毅難  
犯自幼無他嗜好獨慕玄脩雲遊方外訪真者若干  
年旣歸若津津有得時年四十餘矣獨苦於無性命  
相依之友西村年方十六讀書邑庠五峯一見竒曰  
此子非秀才乃仙才也惓惓尋訪遂定為忘年友其  
中必默默有指授西村不以語人人亦未之知也西



村性亦剛直寡合獨傾心於五峰自此不復經理世事惟詠詩看書栽花種樹或時詠歌以自適任性靈氣自尾閭逆上泥丸下華池味若甘露即口含黃栢黃連亦不知其苦者曰吾自此可壽添六十矣與五峰隔河而居相去二十里每往來相送以河為度若言未了輒復送至家同住或二三日或四五日返時相送如前寢食與同憂樂與通若不知有爾我形骸者其視兩家子姪亦如一体兩家子姪亦自忘其為異姓凡四十餘年而五峰卒時年八十三西村率其子姪執喪哀痛如至親每遇歲時伏臘未常不致祭而哭或感諸夢寐亦哭哭時家人知其必懷五峰也勸慰之不止輒遇五峰子姪至慰之乃止一日過五峰墓口占詩云百年之後墳前揖一揖安能到九泉假我百年無此氣故教兄亦免懸懸西村卒時年九十九矣李家子弟亦哀痛執喪如前其生死交情如此五峰有孫曰鳳采號知吾者亦志玄脩遠遊而歸西村見之甚喜每嘉其志亦不問其所以知吾間嘗



以先世交情問西村初謂難言及問之再三徐曰吾  
與令祖交厚者惟四字曰不私無跡耳子交友及處  
五倫惟此足矣又嘗自題其像曰寫真只為寄形踪  
寫我真我與我同我有我真難寫處太虛混闢合玄  
穹以此觀之西村之得於性命深矣此非五峯默有  
指授何能至此愚嘗慨朋友之倫不明於天下久矣  
君臣治我父母生我夫妻我配長幼我序人猶知之  
惟朋友無當於五倫故人不知重不知友以輔仁吾  
人之生同出太虛原有靈竅生生炯然不昧處斯謂  
之仁此仁隨人各足與物同体惟易蔽於氣習而炯  
然者常在惟得良友指授輔翼則生生不息而性命  
在哉今觀西村之詩謂太虛混闢為我真則窺見此  
窳久矣又曰不私則無我矣曰無跡則無人矣無我  
無人則太虛在我真體畢露此之謂仁但自玄虛而  
入故其忘人我處尚未周徧於哀痛處尚落於情耳  
至於性命相依生死無間雖古之管鮑烏足以語此  
也於此見朋友之倫關係甚重若李劉二公真可為  
世道訓故因知吾之請而樂為之傳



王處士安吾行狀

安吾涇處士也世居安吾渡志學既久道行日著於是學者尊之率稱為安吾先生安吾姓王氏名汝舟字濟甫祖怡菴公諱蔭父簡齋公諱珏簡齋生子三處士為季子賦質剛正自幼無兒女態及長益自樹立不隨時俗性孝友年十六遭長兄喪恤其女如已子踰年次兄又折越四月生男大用撫而教之以成先志初習舉子業時制牽綴試日窮年不得休處士厭之嘉靖戊戌從七泉周先生於水西七泉與歐陽

文莊公為里友素聞陽明王先生良知之學時以語涇之學者處士聞之豁然若悟遂束置舉業書日夕聽若津津有味因盡去時好一以斯道為己任是時涇之士人未聞此學見處士倡為之率群聚非咲處士屹然不變簡齋知其志不可移因助成之嘉靖乙亥文莊公為南監少司成處士裹糧從之與受軒貢先生戚竹坡吳伯南諸公合併鷲峰寺服習師訓者幾三年日有所進自謂聖人可以立至尋又從東廓鄒先生緒山錢先生龍溪王先生游往來天真青原



之間雖歲時伏臘且忘歸歸則與俞寒泉吳竹山王樂菴聚水西相與講明倡率自是涇士人信學者日多又與附近親友舉會於藍山寺處士家世與章氏比隣俗近浮靡兩家人心亦多未洽睚眦之忿輒相報復自處士主盟舉會諄諄開諭人多信從俗漸敦厚兩家士人日相過講明和氣漸洽平生處己嚴謹人不敢干以私尤謹取與非義所當得即窘迫不肯妄受郡邑如東岑鍾公近溪羅公極加信重事多咨詢處士非會所不見竝無私謁羅公有志在斯文之盛自聞學以後日惟親師友為務一切求田問舍事不掛齒頰間家世故豐裕至處士食指漸繁家漸落然事必從厚不肯苟簡丙午值內艱二弟方未更事送終之具必極誠信不以責諸弟親柩在堂未嘗履私室事祖父母極孝謹家人化之病卧歲久凡絮襦污穢婦女爭自盥洗不以遺諸婢僕戊申值祖父之變次子早拆諸孤未脫乳哺家產未拆遺命總理處士身任其托撫孤恤寡統率百口中外無間言視諸弟如一体凡有幹理悉心助之畧無吝惜遇事即全



体精神無所不到無事則凝然靜坐或習射或閱古  
典雖不事用世然於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未嘗不倦  
倦咨訪學者來學則先示以立志不輕賣以玄論起  
居言動必閑諸禮每侍其側不事言語而精神斂束  
非心浮氣自息以故學於其門者多以持守得力處  
士稟氣弱惟善調攝常屏肉食服蔬茹淡神閑氣定  
每見熟睡時其息微微然素患脾病丁卯值父病親  
侍湯藥晝夜不倦已而父病愈而處士病日增矣親  
隣請行禱曰天命也作詩以謝之至十月初五日飲  
食日減不能起立但垂手仰面正襟而寐至夜半屏  
去婦女徐問曰吾包肚覺偏可為正之未幾而終自  
病至危時家事一無所及惟曰諸老贈言可實我懷  
處士之學惟以致良知為主腦常以知過為良知改  
過為致知二言為用力之要信道甚篤自處頗峻於  
虛受之懷通方之知稍有未足已而自覺其非惟率  
性靈以直往不兢兢於名節拘拘于格式庶幾求以  
自得者至於篤信師說而力行之不為玄論所惑時  
好所移則屹然始終不變龍溪先生嘗遺朋友書曰



真實如濟甫可與入道矣使假之以年煎銷渾化當有不可量者竟止於此惜哉處士生正德丙子年十一月初一日卒隆慶丁卯年十一月初六日年五十二歲娶翟氏生二男五女長大有補弟子負忠信有父風處士沒二年以思父憂憫成疾而亡次男大亨習舉子業未就因就武中萬曆元年武舉鄉試孫男尚綰尚經尚繼某年月日將葬於某所欲狀其行以為誌銘予辱交處士有年頗知其實因為銓次其始終合為狀云

亡孫查一陽墓碑

嗟夫人之生死蓋必有司命者至於書文脩短之故則不可得而盡知此古人所以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者也余生三子季玕資最敏達人情事理生嘉靖丁未年九月十七日戌時娶孤坑王監生懋中女性柔順然氣體弱生嘉靖癸丑年五月十四日丑時余時任山西河東道叅議適予室病甚王氏隨之行朝夕調護甚當其姑意既歸王氏生一子以其孕於平陽命名曰一陽時壬申三月三十日之午也踰年王



氏卒玕再娶杜氏及予起再補山西玕以例入監遺一陽在家予以齋捧入京玕見之甚懽及事竣而歸玕送之淚下余斥之曰丈夫之淚不在別離玕曰兒在北陽在家父子不相見且失慈不得不動也次年丁丑予自河東轉粵西玕聞之遂乞差同回晝夜兼行頗傷勞熱予抵家因先君病重未任尋守制未幾玕以中暑感恙醫者妄投湯劑至毒發左足元氣漸耗遂不起予夫婦恫之然恃有孫在頗以自解玕存日為聘太平王春元誠齋女誠齋夫婦亦故未幾繼

母杜氏又高陽獨依祖母以生萬曆丁亥歲年十六擇明年二月十二日將婚至除日忽感種痘初出時密如蚕種醫者以為難治至正月十四日故病危時獨曰吾死不足憾惟吾父為可憐耳以其根之斷也陽自幼醇謹長益聰達尤存心仁厚同學諸生成相愛御婢僕極体恤衆共哀之余塋玕於地名暗山樣祖墳之側地脉已盡不能再塋玕有庄一所地名嶺下山庄後微有地脉去玕墳僅一山先是琪兒一棟琅兒一行亦以種作故一陽言渠死願與一行等同



處因造三壙同塋於嶺下山一陽未娶不堪立嗣承  
祀無人易泯滅因立石云云謂孽自我作罪過誠多  
然知反身自省不敢重違天和謂孽自兒作玕與物  
無忤陽幼少伶仃孤苦乃竟斷其根誠求之不得其  
故豈造化小兒原出無心彼自生自死各有分數於  
造化無與耶陽死時二孫一誠一謹欲予為讚詞予  
謂彼何讚姑為數語焚之使彼自慰詞曰人孰無生  
汝生為衆所憐以質之醇也人孰無死汝死為衆所  
哀以根之斷也未生之先此根從何而來以虛之合  
也既死之後此根從何而去以虛之散也生由虛合  
則生未必我有汝無自執也死由虛散則死未必我  
無汝當自達也汝能無執則視生一漚之浮不必過  
憐也汝能自達則視死一漚之散不必過哀也此雖  
以慰陽亦理本如是陽雖未達此理然生時有靈死  
時宜無有不知者既焚於柩并勒之碑云

先生生三子而最憐季季之婦又最當其姑心乃  
一陽夭而季無祀先生恫之然卒能自寬如何  
其達也夫先生真可謂一生死達幽明之故矣其



臨歿而神氣不亂有以也夫故特梓之以見先生  
之達云蕭彥識

祭沈古陵師文

惟師性行純懿志識超卓早厭科舉從事正學紛紛  
末學枝葉日繁惟師泯泯實勝忘言獨往獨來良知  
自驗槩其終初實行自見出宰專城視民如傷惠孚  
獲鹿歲久不忘帝嘉乃績俾專風紀爰司耳目實  
稱柱史按節八閩雷厲風行禁伏兇慝興起斯文有  
忌其直擢司楚憲載展激揚益著精練湖襄之間盜

賊縱橫爰振德化江漢肅清爰有劇邑縣令貪殘竟  
寘以濇不避怨嫌再擢叅藩方勤樹立彼儉中傷旋  
放泉石乃結里社共聚耆英溫尋舊業輔翌後生鐸  
從蚤歲得侍師模諭以正道指示迷途歲時往復教  
語諄勤如彼醉夢有覺初醒自入仕路德音漸杳猶  
勤寄聲恐涉迷謬自慶得師終身無斃胡旻不弔忽  
遭竒疾去歲問寢形體漸殊神凝氣定猶謂無虞道  
阻且長莫訊安否曾別未幾訃音忽報師表遽亡老  
成不作後進孰瞻斯文鮮托惟天祐善在子與孫迺



肯堂播克負析薪惟予負德拊心徒耻沒不及訣含  
不及視追念德教九泉莫作謹陳薄奠有淚盈把嗚  
呼哀哉

祭朴菴王年伯文

猗與我公今其已矣懿德善行亦難盡紀人亦有言  
觀父於子惟公厚德篤生賢嗣其賢維何邦家之禎  
徐卿孝標後先爭榮竝對公車咸司風紀勅濬貞度  
民懷吏畏 帝嘉乃績恩推所生載權冢君得守宛  
陵其守維何簡靜和平既歷三年績用以成庭謝刀

筆門絕苞苴不煩而理不怒而威六邑士民咸歸襁  
褓元元本本惟公所造民食厥德欲報未能願天報  
公壽考且寧永享遐祉庶慰下情胡旻不弔遽奪以  
行猗與我公生榮沒順死生旦暮亦復何恨獨惟冢  
君羈守在官病不及視死不及含遽爾聞訃五內分  
裂惟我子姪中心如結肅陳薄奠侑以斯文既傷我  
公亦慰冢君惟公有靈鑒此微忱嗚呼哀哉尚其來  
歆

祭徐年伯文



古昔論人必先長者末世滋偽漸喪其朴惟公抱負  
篤靜而醇如璧無瑕如麟自仁惟公存心正直剛方  
外有繩墨內無畛防惟公飭已謹愿有加緘默無咎  
悃悃無華惟公嚴家內外斬斬室邇無嬉比閭有憚  
早入成均繼佐劇邑厚積薄發位不肅德留不盡意  
以遺後人徐卿孝標後先爭榮其榮維何不獨其位  
飭躬勵行曰維先志以邁厥踪以顯厥世元元本本  
公開厥祉予與我公實附世講兩世通家願公無恙  
謂遺太老可刑斯人胡旻不弔遽奪以行行道有側  
哲人云亡矧忝子行云胡不傷生芻蕘莫頌美愴心  
惟靈未亡鑒此微忱

祭吳竹山先生文

嗚呼公今已矣公之精神耿耿在人者其可已耶夫  
不有所倡孰從而和九事皆然况於心性之學乎吾  
涇人文自昔稱名乃若聖學寥寥無聞惟公崛起師  
事心齋衣冠言動惟師是裁時方嗤咲公獨砥柱一  
齊衆咻魯莫之顧自此朋類心志漸同講學會友日  
以成風以其倡始之難公之精神其可泯耶至於水



西倡會諸老時顧郡邑俊彥風從景附繼各散處會亦漸弛惟公主持始終以之時臨水西號召諸生耳提面命誨語諄諄此生此事垂老不怠今想風度宛然如在此其永終之難公之精神又何泯耶獨惟公之學脉主於格物正己正人大本是立既立大本心源自靜改過去慾原是小乘吾輩自謂無根不立不淨心源終屬口說各持所見志意漸違雖云同堂如隔九疑人我之間既已隔礙大本奚立心源安在果切反觀原各受益自今追思殊為可惜公今已矣公靈如在啟迷指怠惟公是賴性命相期原無死生哀公之心曷維其止肅陳薄奠寫此哀情千古一脉公其來臨嗚呼哀哉

祭貢受軒師文

嗚呼先生何遽至於是耶吾生之不幸何至於斯耶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生亦大矣朝聞而夕可死何耶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其本体也五行其順布也凡人之生皆五行之靈秀也然生於五行則亦囿於五行生尅相乘而太極本然亡矣惟聞道則主



靜立極真常在我生本無生死亦何死雖陰陽不得而囿之况五行乎是謂超生死之學也先生少負竒氣即究心當世之務文章氣節為時所推重及聞文成公良知之教知聖人可學而至也遂屏去舊好毅然立必為之志聚精會神者垂四十餘年功從悟入動率性靈蓋有獨得其深者故主盟鹿洞司訓麻城助教成均出宰東平所至發揮性靈則透入心髓而朋類咸興軫念民瘼則獨特體要而人心極感先生之學蓋已徵諸實用矣至其晚年其養愈純其見愈親英華盡歛能所俱泯往來於志學水西之間日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觀所論曰終日應感不動一念即是立命功夫曰洞見此心之體原無一物始知古人無欲下落至於知崇禮卑退藏於密道心之微知微之顯指點微體獨惓惓焉先生之學至是蓋已深窺太極之妙不落五行之偏幾於超生死者矣夫良知之妙即太極之體聖學之的傳也微言既遠學者叅以已見亦多矣先生獨尊信師說凡玄談異論不一掛齒頰間蓋知吾道自足無事旁求也宛陵之學向



未成風自先生倡盟六邑之士皆津津知所向往今  
之稱道會者以水西為最皆倡導之功也夫本真脩  
而達實用繼往緒而開來學先生之精神已不可磨  
滅况有超生死者存先生雖死固不死也夫復何憾  
獨惟鐸親炙有年領悟無自年前赴任先生授以學  
覺窺班細玩已有深契今此之歸方圖卒業以究竟  
此生而先生已矣哲人云亡後進疇依自是有疑奚  
質有修奚証依然其無依矣鐸之不幸何至是耶謹  
陳薄奠寫此衷曲上為先生慰下為吾生憾皆至情  
之真不容已也先生有靈其尚鑒予一念之忱陰佑  
默啟俾不終墮落矣乎嗚呼哀哉

祭虛菴陳年兄文

嗟嗟陳君何遽至是耶君少懷奇質蚤發巍科未猷  
發越氣宇溫和遇事敢為當言無阻外有畛防內無  
城府始筮德清銳意搜剔不理多口迺至受抑繼遷  
饒陽民稱樂只迺晉戶曹少展厥志彼昏面交莫識  
肺腸因言少忤遂至中傷屢遭逆境若履坦途予嘗  
箴君君意若字今陞別駕賢聲益隆當道深知方圖



見庸彼旻不弔殄此良士偶爾一疾倏忽仙逝若張  
帆於大江忽中流而檣折若飛黃之歷塊乃康途而  
踣蹶嗚呼陳君何遽至於是耶薤露易晞首丘難忘  
行道有識咸為君傷然自達人視之總是觀化百年  
同時四海為家諾馮鳴條生死異境彼彭與殤同歸  
於盡高明如公知達此理蠶臂鼠肝隨天賦予何為  
君傷耶况多令子家禎國瑞繼美象賢雲仍弗墜君  
雖死猶生又何足為君傷耶鐸也忝屬年末契交深  
知滿期白首遽爾相違雍門感調蒿里悲歌故人忽



其愚夫愚婦有異蓋已入我兩忘能片仁熙熙穆  
穆超乎生死之外者文成公之學舍先生其誰歸也  
獨文成以屯難啟運備嘗艱辛先生則肖子承家無  
煩拮据以故未融者滓難忘者習兢兢業業保任知先生  
自有不容已者而今則已矣然則聖學將誰寄耶嗚  
呼其可痛耶先生周流四方以求友車轍所至發揮  
性靈透入心髓指點病痛直中膏肓與人為善之心  
垂老不倦然獨注意於水西自己酉倡會至今未嘗  
一日忘情若鐸等之不肖猶惓惓於接引凡今稍有



聞知不至大蒙蔽者皆先生指示之力鐸等於先生  
盖有罔極之恩也方擬卒業門下為終身之依歸顧  
山頽木萎哲人逝矣自今以後有脩孰証有疑孰盾  
顧瞻宇內俵俵將誰依耶嗚呼其可痛耶又以道阻  
且長病不及問死不及含今逾年矣始得率聞教諸  
友卒哭於靈鐸等因循遲慢之罪其能追耶嗚呼其  
可痛耶嗟嗟形有聚散神無始終若先生之神盖昭  
昭靈靈與天地常存日月常明者也今茲薄奠固將  
萃鐸等之神以格於先生之神各矢此心期不負於  
先生之教也先生其亦鑒此微誠而洋洋居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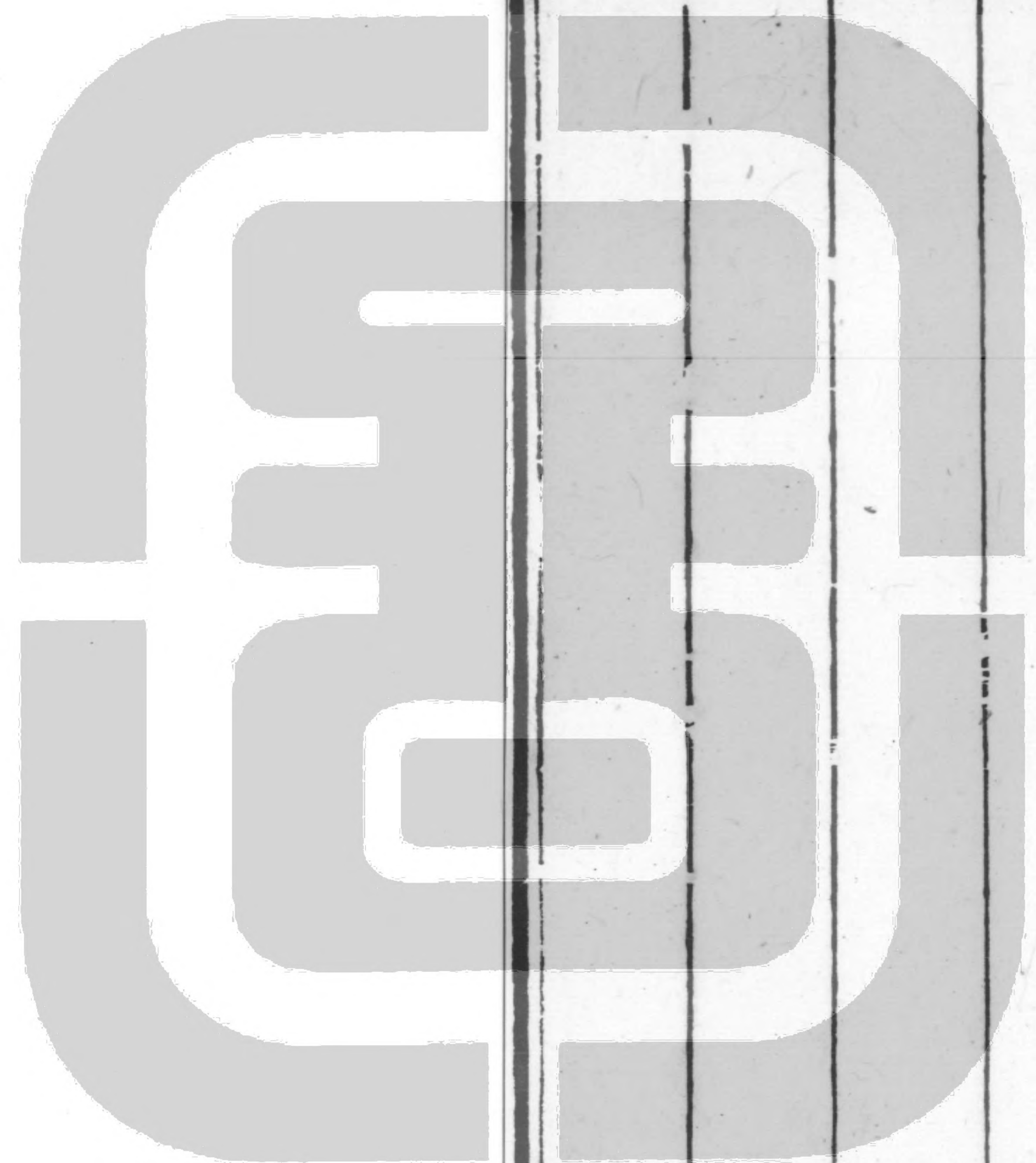
紀龍溪先生終事

先生革於萬曆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未時先生無大  
疾痛未嘗一日不衣冠不飲食不遊坐但革前四五  
日微疾食粥不餌飯至革之日早晨盥櫛冠唐巾食  
粥從容出寢室端坐於琴堂之卧榻而逝先初六日  
趙麟陽公詣舍問疾先生曰吾今欲化矣麟陽公尚  
以能生語慰之先生嘆曰爾謂我畏死乎我無畏也  
但此回與爾永訣不妨再留坐話耳前二三日忽出



家堂與嗣子應吉曰汝有事但說毋謂我能食望我  
久存我心了了已無罣礙即今可去我即去矣聞之  
吾宛施生道來視先生危篤不能認識嗣子書其名  
於先生之手先生相視首肯且拱手致意者日蓋平  
時嘗謂我一生精力在講學而尤屬望於寧國者深  
也往歲丁丑先生來水西嘗謂予曰我每乘月夜起  
坐自試問心眼前有許多玩好珍美妻子僮僕可割  
捨而去否但亦無甚眷戀可以逝即長逝矣今觀臨  
車之際先生氣息奄奄心神了了如此自非能超脫







聖